采采艾草

□徐永清

艾草长高了，艾草飘香了，艾草用其勃发的激情，向世人宣告它的顽强与坚守。2020年是全球战“疫”的特殊年份，这是“解封”之后，我漫步于初夏的郊野，所见的欣喜一幕。

艾草又叫家艾、艾蒿，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。艾草的植株有奇香，这香纯正、浓烈、持久，有提神醒脑、祛病强身之效。就艾草叶子的形状来说，像是铁栅栏顶部的钢叉，不是三叉，而是五叉与七叉，犹如“出”字的形象，如同兵器一样。可见艾草生来就具有了战斗的精神。打量艾草叶子的质地，颇为绵柔，像是宣纸。其叶可分正反两色：正面是绿色，碧绿；背面是灰色，灰白。清风过处，叶片舞动，如旗飘扬，变幻多姿，令人赞叹。

就艾草的体量来说，矮者齐腰，高可及人。这样的身高，按照草本植物来说，应该是人中的姚明了。一株株的艾草，笔直修长，颇有一派玉树临风的美感。艾草的茎呈方形，细者如箸，粗则似指。仔细端详，茎的外表，有着一条条上下贯穿的纵棱，突出而明显。眼观手摸，有棱有角，极具执着的个性。其实，一条棱就是一条藤，用于承载体重，支撑信念。这像人的筋骨，更像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。是故，艾草们坚韧挺拔，不屈不饶，堪当重任，行稳致远。

艾草最宜丛植、群植。成丛成片，才有气势，方成气候。若想领略艾草的风姿，我建议，最好到蔓延的河滩，广袤的野地。在大自然的怀抱，艾草们自由自在地生长，强壮蓬勃，野性张扬。大片大片的艾草，一水的高度，一样的装束，一样的风貌。它们列队整齐，精神振奋，斗志高昂，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必胜气概。我想，只需一声召唤，它们便义无反顾地投身抗疫的战斗。剑锋所指，所向无敌。

每到艾草蓬勃生长之际，我不时要采集一些艾草。回家后，将它们插于注水的瓶中，奇花异草般清供于书房。所谓“众生平等，一切有缘”，大凡物事与您相遇，皆是因缘，只是程度的深浅、次序的先后而已。对待有缘的生命，即便是野花小草也要呵护，更何况是自己偏爱的植物，更要珍爱了。艾草们好像颇知人意，以抖擞的精神、舒展的姿态，答谢回报。

《诗经》有“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”的诗句，我有“采采艾草，馥馥其芬”的表述。芣苢就是车前子，古人采集车前子都这么快乐，今人采集艾草就更就快乐了。我见识过农人们收获艾草的欢快场景。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，对待野生野长、天赐的恩物，心存感激。他们手持镰刀，就像收割小麦、水稻一样喜悦。劳作之际，他们是说说笑笑的，是哼歌浅唱的。

艾草最为走俏的时节，当属端午。每到佳节，家家户户均要插艾草。民间认为，艾草有招福纳祥的美意，有驱毒辟邪的作用。这是根深蒂固的优秀文化与民俗，是千百年的约定传承。通常，艾草要与菖蒲配对，菖蒲亦有芳香与药用的功效。平日里，两者虽是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职。每到端午，它们便强强联手，为人们的健康与信仰保驾护航。所谓“艾旗蒲剑”，家伙定要齐全。一般，两根艾草配两根菖蒲，红绳一扎，一把一把的，漂亮无比。人们可随买随取，极为方便。

每到端午的前夕，也就头几天，一年一度的艾草热销季如期而至。此刻的农贸市场，到处都是卖艾草的农人。他们用三轮车运来，满满当当的；用板车拉来，堆积如山的。一时间，人们热情高涨，购买踊跃，一会工夫，就把一车车的艾草买空了。在此时节，放眼观瞧，大街上、小巷里，买菜的人们，一手拎着鱼肉果蔬，一手抓把艾草。人们兴冲冲的，喜洋洋的。生活因为有了寄托，而充满了希望；生活由于有了希望，而动力十足。

就我家来说，年年岁岁也要应时应节，当然要插艾草与菖蒲。这两种野草，均是自我采集的。平日里，我就喜欢到处走走，四处看看，更是常去河滩野地散步。是故，何方有艾草，哪地有菖蒲，了然于心。通常十枝艾草，佐以十枝菖蒲，在地头就配对完毕，捆扎整齐。每年我们家的艾草与菖蒲是一大把的，又高大，又粗壮，高可及人，粗可比拳。这是私人定制的，私家专属的。回家后，先在所有的房间，郑重其事地挥舞一圈，最后挂于大门的门楣，或是放于门口。于是，这一大把加持版的艾草与菖蒲，便忠于职守，肩负着门神一样的重任，护佑着我们的幸福生活。

大家V微语

为生活鼓掌

□亦舒

●华尔街纽约交易所每日下午收市，所有要员必会站到小小阳台上，一起鼓掌，这时，钟声当当齐鸣，表示大功告成，今日已经功德完满，明日，又是新的一天。

●做人也应当这样吧。生活由千万件琐事组成，日复一日，逐件应付，日日自身挨过。过得了今日，方有明日，一日少于一日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每一日都应该像生命中仅有一日那样珍惜。一日完毕，平稳过渡，应大力鼓掌庆幸。

●常常听说某人大病一场之后，人生观不一样了。他现在觉得生活真美好，多谢上天多给一次机会，他欣赏生活，不再浪费时间。

●也有很多人无须大难不死，也明白这个道理。每日做好本分，安排后事——明后日之事，十年二十年后的事。然后享受蓝天白云，四季变化。

●每一日都不容易过，每一日又过得那样快。没有谁可以代替你过这一日，这一日去了也不会回来。

●因此，也就不必理会别人说些什么了。尽快为自己赎身，享受生活为上，时间极珍贵，留为己用，陪伴家人，恕不应酬。那样，明天即使不再来，亦无太大遗憾。

谈天说地

安慰剂

□钱海燕

有一类药叫安慰剂，本身没有什么明确治疗效果，但如果有权威人士告诉你它有效果，你吃下就会感觉好些——好很多。

例一：有个小伙子口舌生疮大便干燥心慌气短肠胃功能紊乱，去看中医，中医说他没病，就是喝水少。他生气不信，跑去看西医，医生拿出煤气罐大小三瓶药来，“红色的”，医生说，“早上一片用六大杯热水送下；蓝色的，中午一片用六大杯温水送下；黄色的，晚上一片六大杯凉水送下。吃完为止。”病人很钦佩，又不安：“我的病这么严重吗？”“不太严重”，医生微笑：“你只是喝水少。”

这故事教育我们要多喝水，少吃药。

例二：有位朋友，美丽的女友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他。于是，像《盘妻索妻》里唱的，他：四书五经无心看，三茶六饭懒下喉；日卧书斋愁脉脉，夜对冷月恨悠悠；万种幽情无处诉，一病相思命几休。三个月后，他的长篇遗书终于定稿之时，突然听说她的夫君因渎职受贿罪被判二十年，财产没收。他本善良人，立即前去真诚安慰，嘘寒问暖，跑前跑后。再见时，他胡子已然刮掉，脚上两只皮鞋居然又是一个颜色了——问及近况，他说好多了，就像服了安慰剂。我说我问的是你，他说我说的就是我。

这故事的寓意是：无论失业或失恋，生意破产还是整容破相，吃亏别出声，万不要到处哭穷喊冤寻求安慰。

——你得到了安慰，别人就得到了安慰剂。

西北角的天空

□牛煜琛

上下四方为宇，古往今来为宙，人类的文明就是不断地探究自身所在时空的过程，而生衍于这片古老土地的人们，则将这其寄寓在了头顶那已横亘了千古的天空之中，大抵如此，看似寻常的天空，才会不时映化出世间罕遇的瑰奇。

“天圆如张盖，地方如棋盘”，这是古人眼中的天地。在现代人眼中，这一观念除了象征着人们的科学理性尚处于混沌状态外，同样是种与天地并生的浪漫情怀。相较于曾经，今日天空不知是否清澈如昨，但在很多人的心里仍浅浅地掩着一根静默许久的弦。天虽无垠，而在我眼里，它常与远处的人、事、物同镜出演，并时常被一面无趣的窗，截成一方规规矩矩的风景。当学生不得不被困在教室中时，眼前的这方风景往往便成了最可爱，也最感人的慰藉。按记忆的方位，从教室东南的座位上向外望去，所见那片旷远，应是西北角的天空。

琅琅书声仿佛曳动了窗外一枝细叶，尽管明白那其实是风的把戏，可对于久囿樊笼的人来说，连窗子外沾染的泥尘竟也显得自在许多。纸上圣贤，窗外云岚，不爱笔墨，偏爱人间——所谓“柳暗花明”，或说的就是百无聊赖中的这角青空。

以前听过一则妙语，现代著名学者陆侃如，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中曾受考官刁难——“孔雀东南飞，何不言西北？”这位通悉中国古代文学的大家当即巧妙地回道：“西北有高楼，上与浮云齐。”师者日复一日地传着道、授着业，做学生的虽听得认真，却忽视了许多次澄澈的天空，不知何时，西北角的风景中原本蔚蓝的一色，已被一座座“比于浮云”的高楼无声无息地占据了。直至某日，孩子勉强从满满的之乎者也中，再次抬望窗外。该如何形容这样的心情？似悲伤，似悔意，似万千细雨倾碎于地——明知它就在那里，却也再寻觅不到了。

曾经高考那天，我很幸运地仍坐在教室的东南角，窗外是一片近似于昔日风景的天空，没有高楼，明媚如初。写到作文处，记得是上午九点，那扇西北开向的窗子外，忽投进一缕霞光，这抹熟悉的暖暖辉芒，染开层云，纷纷洒落，与已停滞不前的笔尖，如约重逢。

曾经去过的地方

□冷旭

三年前，我来到坐落在长春的吉林大学读书。虽然每天都很忙，闲暇时间非常少，却总惦记着抽空去乡下转一转。那年端午节，正好赶上只身来长春打工赚钱的琳，要回乡下家里过节看望老人，我和她相约同行。就这样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来到了地处松原长岭乡下一个僻静的小村。

我们午夜时分从长春出发，赶到家时天还没有亮。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实厚道的农民家庭，三代同堂，爷爷、奶奶、父母亲和弟弟妹妹。家境虽不富裕，但却充满了浓浓的亲情和温馨。我们的到来，使他们家人欣喜万分，老奶奶薅着大孙女的两手，把她拖在后背上开心的转了一圈又一圈，高兴得亲自动手忙乎着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饭。吃过团圆饭，天开始放亮，我们又急忙往回赶。来去匆匆，短暂的相聚，匆忙的一瞥，给我的印象却是非常的深刻。

暑期回到家中，那僻静的小村时常在我的眼前浮现，令我难以忘怀。一股激情促使我有感而发，画了这幅《曾经去过的地方》。

清晨，天色朦胧，万籁寂静，曦晖微露，炊烟袅袅，微风习习，丝丝凉意，泥土的芳香，沁人肺腑。静谧的村庄，蕴育着无尽的温馨和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。老黄狗眯着睡眼，伸着懒腰，猪拱栏门，鸡鸭啄食，在那口老井旁，一座新盖的青砖瓦房。藤蔓爬墙，果树吐绿，新扎的红纸葫芦，祈祷着家人幸福平安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农民在大地里辛勤劳作，默默的耕耘着，为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。

我凝视着画面，忘情地伫立着，转瞬间，恍然如梦，僻静的小村仿佛飘浮在轻纱似的薄雾里。在那缕缕炊烟中，葱葱果树下，还有那经历过岁月沧桑的老井，新盖的瓦房。蕴藏了多少温馨的爱和深深的眷恋啊。一股暖流浸润我的心田，我真想走进画里，去叩响那家门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孙泽锋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一版美编：冯 漫
图 编：王泰舒
零售专供报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6 935970 566666

总第9030期 | 社务管理部：22698080 编采管理部：22699233 | 发行部：22853760 广告部：22699260 22699261 订报热线：22895302 | 社址：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电报挂号：1032 邮编：110003 |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 印刷：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 零售价：1.00元/份 订阅价：300元/年